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4.01.007

# 《承诺》农场时空体叙事的 认知图绘美学

史菊鸿

(兰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南非作家达蒙·加尔古特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承诺》采用农场时空体叙事方式,形成了独特的现实关照意义及叙事美学。小说叙事将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前后32年的社会历史浓缩于一个农场空间之中,聚焦农场上的房屋、汽车、墓地三大隐喻性空间,绘制了一幅抽象但立体的图画,可供读者多维度了解转型期南非社会,包括其政治生态、资本运行模式、种族与阶层关系以及个体的情感状态和伦理自觉,形成了詹姆逊所主张的、以透析整体社会结构为使命的认知图绘美学表达。

**关键词:**达蒙·加尔古特;《承诺》;农场时空体;认知图绘美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4)01-0049-08

自1980年携处女作《无罪的季节》(*A Sinless Season*)进入读者视野,南非作家达蒙·加尔古特(Damon Galgut)逐渐成为一名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其作品曾获英联邦作家奖、国际都柏林文学奖以及沃尔特·司各特奖,三次入围布克奖短名单,并在2021年凭借《承诺》(*The Promise*)一书荣膺该奖,成为继戈迪默和库切之后,第三位获此殊荣的南非作家。高质量的加尔古特研究在不断涌现,A&HCI数据库搜索显示,自2001年至今,相关论文已有28篇,主题集中于《承诺》、2004年布克奖提名的《好医生》(*The Good Doctor*)以及入围2010年布克奖的《在陌生的房间》(*In a Strange Room*)三部作品。国内已有学者撰文分析加尔古特的写作主题与其边缘身份之间的关联,但聚焦于其作品的纵深分析类文章尚未出现。而其布克奖获奖作品《承诺》所采取的寓历史叙事于空间形式当中的巧妙叙事方式值得深入探究。就叙事形式而言,《承诺》是一部后现代主义小说,采用变动不居的叙事视角及多重叙事声音,

倚重心理内省,同时,元小说叙事让叙事者不停地质疑各个叙事声音,解构故事的真实性。然而,在非现实主义叙事形式之下,小说透析的却是南非历史及当下严峻的社会现实问题,其深度和广度达到新的高度。正如杨金才教授所说,加尔古特这样的新一代作家“通过绘制、窥测与再现等方式”<sup>①</sup>与南非及世界进行对话。加尔古特本人也提出,这部作品是他对“南非的政治形势及其变化所进行的思考”<sup>②</sup>。从叙事结构来看,《承诺》以时间为轴推进叙事,小说的四章围绕斯瓦特(Swart)家族的四场葬礼展开,分别在1986年春、1995年冬、2004年秋、2018年夏。但空间问题亦为小说的核心要素,小说故事场景是位于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郊区的一个农场,彼此独立的四个故事以一幢房屋产权转让的承诺为纽带,有机结合在一起。阿德莱德大学的安德鲁·范德弗里斯(Andrew Van der Vlies)教授在访谈加尔古特时也提出,《承诺》“很有意思地用激进的方式把时间

收稿日期:2023-09-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BWW06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9XJA7520012020)

作者简介:史菊鸿(1972—),女,甘肃通渭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后殖民文学研究。

①杨金才:《21世纪外国文学研究新视野》,《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②安德鲁·范德弗里斯,王敬慧,胡笑然:《〈诺言〉的创作与叙述者的声音——访谈布克奖得主达蒙·加尔古特》,《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和空间组合起来”<sup>①</sup>。可见,加尔古特深谙时空之间的交错关系,将对南非社会历史问题的深度思考,浓缩于农场,尤其是农场上的汽车、房屋、墓地三大隐喻性空间之中,形成巴赫金所说的叙事时空体(Chronotope),创造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詹姆逊所倡导的、可表征后现代、后殖民语境中的资本主义运作模式的“认知图绘美学”<sup>②</sup>,让读者得以在碎片化叙事中对转型期的南非社会整体结构形成认知。

### 一 “小说时空体”概念及《承诺》的农场时空体

首先,有必要对巴赫金“小说时空体”之定义及内涵予以梳理和界定,以明晰研究《承诺》时空体叙事美学之学理依据。

巴赫金提出,小说与史诗等其他文类的根本性区别在于小说的历史性,体现在其时间性。但他认为,小说的时间性并非指小说要呈现自然循环的时间,而是去展示“发展、成长、历史”<sup>③</sup>,达到可视化地展现时间。换言之,巴赫金认为,通过其特有的艺术形式,小说将动态变化的社会历史融入空间之中,供读者去了解空间中的时间(历史)以及在历史中成长的小说人物。借用苏联社会生物学家阿克汤姆斯基(A. A. Ukhtomsky)使用的社会生物学术语,巴赫金将小说用来反映时间和空间之重要联系的艺术形式称为“时空体”:<sup>④</sup>“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我们称之为时空体。这一术语见之于数学科学中,源自相对论,以相对论为依据。它在相对论中具有特殊含义,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这个术语表示空间和时间的不可分割(时间是空间的第四维),我们所理解的时空体,是形式兼内容的一个文学范畴。”<sup>⑤</sup>将一个科学术语引入小说研究范畴,巴赫金的意图至少有两点:强调小说研究的科学性;凸显小说叙事形式与探索真相之

关联。

要准确理解时空体概念,需把握其三点内涵。其一,时空体不仅是一种小说叙事方法,更是一种“认知概念”<sup>⑥</sup>,强调空间的物质性、动态性及时间性,认为空间“完全为时间所渗透”<sup>⑦</sup>,认知空间即是了解历史。因为“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恒量”<sup>⑧</sup>。可见巴赫金的认识论兼具马克思主义及现象学特征,一方面强调小说艺术的社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彰显认知主体(作者、小说人物或者读者)在认知客观现象时的主观能动性,让物理空间“卷入时间、情节、历史”之中,使其具备叙事功能。其二,时空体概念中的时间并非指线性流动、循环往复的自然时间,而是指小说借助空间艺术地呈现的人物发展史、社会历史及时代特征。由于时间的不可触及性,艺术家往往通过对空间进行艺术加工来实现“历史的可视性”<sup>⑨</sup>。而且,时空体所重点关注的是时间:“时空体里的主导因素是时间。”<sup>⑩</sup>换言之,时空体叙事其实是借助空间形式来讲述历史故事。其三,时空体中的空间具有隐喻性,承载主题表达功能。小说中的空间呈现方式是一种小说美学形式,是社会历史事件等客观要素与人物情感或心理意识等感性成分的载体和整合体现。巴赫金强调,一些典型性的时空体会在不同的小说类型中被广泛采用,譬如道路、城堡、沙龙客厅、广场、房屋、墓地以及门槛、桥梁等表示既毗邻又分割的空间。这些空间在不同小说叙事中表征不同的时间故事,但同时承载一些共性的喻指意义。就小说美学研究而言,时空体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首先,它告知我们,空间并非是虚空的物理存

①安德鲁·范德弗里斯,王敬慧,胡笑然:《〈诺言〉的创作与叙述者的声音——访谈布克奖得主达蒙·加尔古特》,《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②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P, 1991, p. viv.

③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小说理论》,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页。

④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小说理论》,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页。

⑤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小说理论》,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页。

⑥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小说理论》,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页。

⑦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小说理论》,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75页。

⑧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小说理论》,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页。

⑨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小说理论》,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页。

在,其间充盈着流动的时间、历史及个体情感,其形式可随社会历史形式而动态变化,聚焦空间可令我们在共时的层面上研究小说所反映的历史问题;其次,时空一体这一概念为形式即内容这一小说美学理念提供了学理依据。

巴赫金对时空体的阐释可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加尔古特围绕农场建构其叙事时空体的美学考虑及现实考量。农场小说(plaasroman)是南非文学的一个传统体裁,被称为南非的“一种文学及话语现象”<sup>①</sup>,其发展史基本是南非殖民及后殖民历史的缩影。在殖民初期,为了降低开普殖民地畜产品的价格,荷兰东印度公司鼓励最初抵达开普的荷兰人移居内陆经营牧场。1714年制定了“租地农场制”<sup>②</sup>,规定农场主只需交付名义“租金”,就可以在内地无限“租地”。从此,自称阿非利卡人(Afrikaner)的荷兰殖民者纷纷从开普殖民地涌入内地,用步枪消灭或赶走当地非洲人,建立了面积广袤的农场,雇佣黑人奴隶为其劳作。在南非语境中,“‘农场主’一词基本是‘阿非利卡人’或者殖民主义者的代名词”<sup>③</sup>。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南非政府颁布了新的土地租赁法案,引起了新一轮的围绕土地占有权的种族冲突。显而易见,农场在南非殖民历史中的角色使其自然成为南非小说叙事的一个典型时空体,“作家们自然会将农场小说作为一种媒介,藉此来挑战霸权,审视公共道德,叩问未来”<sup>④</sup>。空间冲突与历史问题在农场时空体中得以交汇,农场空间本身承载的历史厚度可让横向的小说叙事以简洁含蓄的方式,深度呈现纵向的南非历史发展问题。构成《承诺》农场时空体叙事的要素很多,其中三个具有明显隐喻意义的空间尤其值得关注:作为生者居所的房屋,作为逝者栖息之地的墓地,以及作为连接农场与外界之工具的汽车。聚焦此三大空间,《承诺》叙事勾勒出一幅多维立体图,可多角度透视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前后的南非社会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巴赫金在讨论小说艺术如何借助空间来关照历史问题时所参照的作品是传奇小说、现实主义小说或者传记,这类作品与对真实性高度存疑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显然大不相同。《承诺》叙事虽然借用农场空间来反思南非的殖民及后殖民历史,但毕竟不是现实主义作品,其叙事风格倒是更加接近詹姆逊所说的“认知图绘美学”。与巴赫金相呼应,詹姆逊同样强调,艺术中的空间形式具有政治性及历史性,但他同时也高度强调艺术再现现实的非直接性,他将后现代艺术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比拟为“认知图绘”。一方面强调,艺术作品需要如同绘制地图一般再现整体性社会现实:“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政治形式(如果有的话)以发明和投射一种全球性的认知图绘为使命”<sup>⑤</sup>,另一方面也强调,终极的整体性社会图景从根本上是难以再现的,艺术对现实的把握只能是认知层面的,寓言式的,情景化的,是“一个主体对整体社会结构的无法再现的整体性的情景再现”<sup>⑥</sup>。所以“认知图绘”不仅指后现代主义的空间叙事美学,也是思考后现代语境下资本主义运作模式的一种认知方式,“认知”一词把这种艺术“从美学拉进认识论”<sup>⑦</sup>。

## 二 房屋时空体:殖民/后殖民语境下情感难以安置的私产

巴赫金认为,小说表达思想、关照历史的基本出发点是确定一个具体的场景,这一场景绝不是“一种抽象的景观”,而是“人类历史的一隅,是浓缩在空间中的历史时间”,优秀的小说叙事能赋予场景“以形态和人格,使场景成为历史运动会说话的见证者,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历史未来的走向”<sup>⑧</sup>。以此关照,《承诺》将故事场景选择在农场上的一幢老宅,旨在以老宅的变化来见证南非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前后所经历的历史变化,洞

①Olivier, Gerrit. “The Dertigers and the Plaasroman”,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 African Literature*. Eds. David Attwell and Derik Attri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2, pp. 308-324.

②艾周昌等:《南非现代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③史菊鸿:《“一个有所怀疑的阿非利卡人”——库切身份认同问题探讨》,《当代外国文学》2022年第4期。

④Olivier, Gerrit. “The Dertigers and the Plaasroman”,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 African Literature*. Eds. David Attwell and Derik Attri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2, pp. 308-324, p. 316.

⑤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P. 1991, p. 54.

⑥Jameson, Fredric. *The Geopolitical Aesthetic: Cinema and Space in the World System*.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92, p. 251.

⑦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全球化的再现问题》,王逢振译,《外国文学》2005年第1期。

⑧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小说理论》,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页。

悉居住其中的人物关系的变迁。加尔古特惯于借助房屋时空体来推进其小说叙事,“房屋在加尔古特的后隔离小说中占据醒目位置,其功能并非仅限于可供情节发展的轴线,而是人格化为人物本身。房屋被描述为关系性的动态场域,是创伤、压抑的人物的物质性存在”<sup>①</sup>。但房屋在《承诺》中的叙事功能更多在于强调,在殖民以及后殖民时期的南非,房屋其实已被异化,不再是供人们居住并建立情感联络的场域,而被当作供占有、支配的私产,导致房屋居住者产生无所归依,居家如流浪的感受。

《承诺》叙事从多个视角对产权归属于农场主人曼尼·斯瓦特的两幢住宅给予详细描写,一幢为其家人所居住,另一幢在距离他们不远处,由长期受雇于他家的黑仆莎乐美母子所居住。小女儿艾默尔回家参加母亲葬礼时从其视角所呈现的房屋形象为反映这幢老宅和家人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调:

她从来没怎么喜欢过这宅子!出生在这样的地方有些怪异!爷爷最初购买这宅子的行为就有些怪异!谁会在灌木丛中修建这种风格的宅子?后来,爷爷在大坝中溺水而亡,爸爸继承了宅子后新建了不少屋子以及附属建筑物,虽然他自称其建筑为本土风格,但实际毫无风格可言,他的计划毫无逻辑!听妈妈说,他这么做是为了遮蔽宅子最初的艺术装饰,他认为那些装饰娘里娘气!他说,这都是些什么垃圾玩意儿,我要的是实用!这是个农场,不是梦幻庄园!可是,看看最终的结果吧!一个乱七八糟的大宅子,一种风格叠加另外一种!有二十四朝外开的门,夜里都需要上锁!宅子孤零零地伫立在大草原上,如同一个衣不蔽体的醉汉!<sup>②</sup>

空间研究者认为,一个人的居所情况跟其自

我身份密切相关,“我们修建、装饰、收拾家的方式,均是构建现代自我的要素”<sup>③</sup>。显然,此处的房屋具有表达主题的意义,暗喻农场主斯瓦特的性格特征:注重实用,缺乏审美,情感匮乏,以利益和实用为根本准则!而他的这种性格将整个家庭异化为一处没有情感的私产,让妻子和孩子们无法与这幢私宅形成情感关联,导致家人们情感疏离,甚至产生心理创伤!

房屋(house)一词与home的含义存在交集,除了指“住人或存放物品的建筑物”<sup>④</sup>这一具象含义之外,还蕴含“家”以及“精神的家园”意义,而《承诺》叙事中,该词所承载的意义被简化为前者,强调其财产属性。除了小女儿艾默尔之外,斯瓦特家的人在提及农场的房屋时,经常使用私产(property)一词。艾默尔的姑姑面对自家老宅时有如下的心理独白:“它是属于我们的,不要只盯着那宅子,想想这土地!虽然石子儿遍地,没多大用处,可它属于我家族而不是别人,这其中蕴含着权力!”<sup>⑤</sup>拥有土地和房产被当作权力及社会身份的象征!在此观念支配下,除了艾默尔之外的整个斯瓦特家族都选择忽视女主人雷切尔希望将莎乐美母子居住的房屋转赠他们的遗愿。由于将拥有房产等同于享有特殊社会身份,他们很自然地认为黑人不具备拥有房产的资格,易言之,斯瓦特家族拒绝兑现女主人遗愿的行为表明,虽然南非已进入后种族隔离时代,但类似斯瓦特这样的白人依然没法接受黑人可以分享同等权益的社会现实!

作为可视化南非殖民历史的一个叙事空间,莎乐美母子居住的那幢房子也被给予多角度呈现:“一幢有点歪斜的建筑,建筑的中心有点偏,三间房,水泥地,破烂的窗子,两步就可以跨到前门。”<sup>⑥</sup>房子坐落于农场的另一端,其破落、狭窄及简陋与斯瓦特家所居住的那幢“有二十四朝外开的门”的大宅子形成鲜明对照。此房屋和主人的住宅之间有几分钟的步行距离,这么安排为的

<sup>①</sup>Borzaga, Michela. “Psychic Unhomings, Amnesia, and the Risk of Decosmopolitanization in Damon Galgut’s *The Impostor* (2008)”, *Humanities*, 2020 (9): 1-12.

<sup>②</sup>Galgut, Damon. *The Promis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21, p. 12. 引自该作品的引文均为笔者所翻译。

<sup>③</sup>Jacobs, Keith and Jeff Malpas. “Material Objects, Identity and the Home: Towards a Relational Housing Research Agenda”, *Housing, Theory and Society*, 2013, 30(3): 281-292.

<sup>④</sup>The Free Dictionary,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freedictionary.com/house>.

<sup>⑤</sup>Galgut, Damon. *The Promis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21, p. 12.

<sup>⑥</sup>Galgut, Damon. *The Promis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21, p. 142.

是可以让莎乐美在主人需要她服侍的时候及时出现,不需要的时候随时消失。讽刺的是,这幢房虽然基本由莎乐美终身居住,但斯瓦特家人仍以房屋前主人的姓名为其命名,称之为“隆巴迪家”,小说叙事如此暗讽这一现象:“有些人的姓名可以长期保留,而有些人的不可以。”<sup>①</sup>作为地位低下的黑仆,莎乐美只能居住在以别人的姓名命名的地方,很难将自己的姓名写到该房屋的房产证上,成为其合法的拥有者。女主人在 1986 年临终前向丈夫表达了将房子转赠莎乐美的遗愿,但遗愿的兑现受到了重重阻挠,一直到 2018 年,斯瓦特家的五口人中四人已去世,农场的法定继承人只剩下艾默尔一人,她才通过家庭律师将房子所有权转赠莎乐美。讽刺的是,从法律角度来说,此时的艾默尔已经不是农场的合法拥有者了,农场上的曾经的原住民后裔起诉白人殖民者在殖民扩张期非法占有了农场,而根据南非新政府的法律制度,农场的土地拥有权将从斯瓦特家族转让给起诉者!借助农场上的房屋时空体,《承诺》叙事纵深呈现了南非土地拥有权的历史变迁。

农场上的两幢房屋在《承诺》叙事中充当了种族隔离前后南非历史、政治、种族关系变迁的见证者。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的南非远未形成曼德拉所倡导的“彩虹民族”大融合,长期的殖民历史所形成的问题并未找到恰当的解决方法,同时,后隔离政府推出的新的政治经济政策引发了新的种族冲突,让个体在情感或精神上陷入霍米·巴巴所说的无家状态(unhomed),一种“由殖民主义历史所带来的,介于在场和不在场之间、亲密和疏离之间的令人不安的状态”<sup>②</sup>。正如艾默尔的哥哥所说:“我们在一个无名之国度流亡。”<sup>③</sup>

### 三 汽车时空体:一个图绘隔离社会全景的流动视角

巴赫金多次强调道路时空体在小说叙事中的功能。而现代小说中,道路在传统小说中的叙事功能往往被汽车所替代,后者成为一种“文学譬喻”,形成有关“拥有或褫夺,得势或失势,有用或

无用,自恋或恋物,以及分裂或自我毁灭等主题的叙事”<sup>④</sup>。汽车在《承诺》中具有多重叙事意义,首先,《承诺》中很少用“汽车”作泛指,而是采用借代的修辞方法,以汽车品牌名来指代汽车,小说人物乘坐的汽车品牌包括丰田基先达、凯旋、梅塞德斯奔驰、本田、宝马、切诺基。这种写法使得汽车成为表征南非社会经济模式的一个符号,暗喻跨国资本控制南非经济生产这一现象。更重要的是,汽车提供了一个流动视角,可让小说叙事对废除种族隔离政策前后发生剧烈变化的南非社会空间进行立体图绘,形成全景认知。

《承诺》的四个篇章围绕斯瓦特农场上的四场葬礼展开,而作为接送几个远在外地的孩子参加葬礼的交通工具,汽车扮演了将偏僻农场上的私人葬礼和南非社会公共空间相连接的重要媒介。随着汽车所提供的流动视角,小说叙事将 1986 年至 2018 年南非所经历的历史变革立体式多方位呈现于读者眼前。1986 年春,尚不足 40 岁的农场女主人雷切尔病故,她 19 岁的儿子安顿在外地当兵,13 岁的小女儿艾默尔在比勒陀利亚念寄宿学校。无论是去接女儿的姑姑所开的丰田基先达,还是去接儿子的黑人司机所开的英国凯旋,都只能绕道行驶,原因是,正常路线必须经过黑人隔离聚居区,而黑人正在那里进行暴力革命,安顿不听黑人司机的安排,执意走正常路线,结果被砸进车里的石块击中头部。事实上,1985—1986 年,被称作黑人小镇的黑人聚居区掀起了反对种族隔离的革命热潮,遭到警察暴力镇压,库切借小说《铁器时代》中的科伦夫人之口如此表达其血腥程度:“要讲述这一切,需要上帝之舌。”<sup>⑤</sup>相较而言,《承诺》作为后隔离时期的小说,借用汽车时空体,以含蓄简洁的方法,对此历史事件进行了简约但多维的图绘,对暴力事件的呈现不囿于黑人单方面的暴力反抗视角,同时借军人安顿的视角,内省白人武装的血腥镇压。安顿坐在车上,看着外面混乱的斗殴场景,神情恍惚,自言自语:“我没了妈妈……。我用步枪打死了她,为了

①Galgut, Damon. *The Promis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21, p. 217.

②Bhabha, Homi. “The World and the Home”, *Social Text*, 1992 (31): 141-53.

③Galgut, Damon. *The Promis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21, p. 217.

④Parla, Jale. “Car Narratives: A Subgenre in Turkish Novel Writing”,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2003, 102 (3): 535-550.

⑤Cotzee, J. M. *Age of Iron*. London: Secker & Warburg, 2010, p.9.

保护这个国家。”<sup>①</sup>安顿在小说中是不可靠叙事者,他当然没有射杀自己的妈妈,但在随军执行武装镇压任务时射杀了一个黑人青年的妈妈。讽刺的是,安顿的反思依然套用了白人政府的主流话语,他杀人是“为了保护这个国家”。借助汽车的流动视角,《承诺》将车窗外发生的历史事件与车内人物对这一事件的反思加以并置,将两幅画面以蒙太奇的手法同时空呈现给读者,充分展示南非种族隔离及反隔离的历史复杂性。

此外,安顿和黑人司机之间的称谓以及两人在车上的位置含蓄但清晰地表达了种族隔离年代的种族关系。司机称19岁的安顿为“主人”,凸显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主体性缺失的现状,安顿上车后选择坐在后排,与司机保持空间距离。小说在叙述农场的黑人司机接送主持葬礼的牧师时,再一次聚焦这一现状:“阿尔文·锡莫斯(牧师)在情感上和他的黑人同胞们很亲近,他认为,在上帝眼里,他们彼此平等。当然,他们在汽车上的座位必须隔开,这也是上帝的规定。”<sup>②</sup>此时距离南非1994年正式结束种族隔离政策只剩8年,但汽车时空体叙事让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缺乏种族平等的时代精神,从代表着国家希望的青年到掌握主流话语的牧师,白人群众实际上对于白人政府依据肤色对空间使用权进行粗暴限定的种族隔离政策并未形成反思。相反,他们甚至无意识地以上帝之名维护隔离制度的合理性。

与隔离时期相似,后隔离时期新南非的社会空间图景在小说叙事中依然是通过几次重要的汽车行程流动性展示的。1995年冬,农场男主人曼尼·斯瓦特被毒蛇咬中身亡。此时儿子安顿在约翰内斯堡,已婚的二女儿阿斯特里德住在比勒陀利亚,小女儿艾默尔在德班。安顿驱车从约翰内斯堡赶往农场的路上所看到的变化足以形成认知这个时代的一幅图绘:“看,变化多大啊!高速公路两侧的棕灰色草原上,遍布着各式的新事物,工厂、联排别墅、办公大楼。经济正在全面发展,这片土地正在重新换血。”<sup>③</sup>三类建筑物栉次鳞比的兴起表征后隔离时期新南非在工业、房地产业以

及政府行政管理等领域正在蓬勃发展的新气象。废除隔离制度后,为了尽快解决黑人的自由流通问题,由非洲国民大会(Africa National Congress)执政的南非政府于1994年发布了住房白皮书,宣布通过住房补贴等方式,鼓励买房,保障穷人住房。在此政策推动下,南非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但实际执行情况是,保障住房“只是遁词”,房地产行业基本按照自由市场模式运行,并未形成“以满足穷人需求为导向的干预机制”<sup>④</sup>。艾默尔乘坐出租车从比勒陀利亚机场赶往农场,汽车时空体叙事给出租车司机提供了一个特写镜头:“阿方斯,一个中年男性,为了改善生活,新近从刚果来到这里,不熟悉路况,一个劲地用法语在道歉。”<sup>⑤</sup>这幅画面传递的第一条信息是,南非进入后隔离时代,黑人可自由流动,第二条信息则为,新政府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吸引周围邻国的廉价劳动力涌入南非市场。

后隔离时代迅速形成新的阶层分化、收入差距拉大、以及由此而诱发的抢劫凶杀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在第三场葬礼的汽车时空体叙事中得以凸显。这一部分叙事中的汽车俨然是驾驶者的身份标识。结束了第一段婚姻,嫁给从事与房地产相关业务的商人的阿斯特里德到2004年时已成功挤入上流社会,同时也成为一名黑人政客的秘密情人。借此关系,其富商丈夫通过与黑人政客联手做生意而暴富,他们也凭此关系受邀参加总统姆贝基的就职典礼。作为其阶层身份跃升的标志,阿斯特里德的交通工具由原来的丰田换为宝马,但却因此成为劫杀对象。小说从罪犯视角对阿斯特里德因财富而被无辜劫杀的事实进行了简洁陈述:“他压根儿不在乎这个歇斯底里的白人女性,她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要的是那辆宝马。刚刚接到了一单生意,对方要的就是这个款,这个色,银灰色,碰巧她开着这辆车。”<sup>⑥</sup>汽车时空体含蓄但却犀利地揭示了后隔离南非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譬如跨国资本控制国家经济,政治腐败,官商勾结,物欲横流,特权黑人阶层崛起等。

①Galgut, Damon. *The Promis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21, p.38.

②Galgut, Damon. *The Promis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21, p. 66.

③Galgut, Damon. *The Promis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21, p. 96.

④Huchzermeyer, Marie. "Housing for the Poor? Negotiated Housing Policy in South Africa",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01 (25): 303-331.

⑤Galgut, Damon. *The Promis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21, p. 106.

⑥Galgut, Damon. *The Promis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21, p. 175.

种族隔离制度的根本逻辑就是通过空间管控政策,让掌握资本及话语特权的特定人群永远在场,而让那些为资本运作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人群消失,但加尔古特显然是掌握认知图绘美学的,借助汽车时空体带来的流动视角,小说叙事将被主流话语所屏蔽的社会空间及这些空间内的边缘人物带入读者视野,同时,借助空间的变化,对转型期南非社会三十多年的社会历史问题予以多方位展示。

#### 四 墓地时空体:向死而在的未来

巴赫金认为,墓地是最具备隐喻意义的小说叙事时空体之一,其所表征的真实时间既是当下更是未来。墓地时空体可让小说叙事与现实生活形成最密切的关联,因为“死亡同大地、太阳、新生命诞生、摇篮等的联系是真正的现实的联系”<sup>①</sup>。《承诺》中的死亡、葬礼及墓地产生隐喻意义的方式与巴赫金的描述存在明显差异,但毋庸置疑的是,墓地这一空间所承载的既是对当下南非社会现实的图绘,也是对未来时光的想象,小说叙事聚焦于四个墓地的根本目的既在图绘现实,也在告别历史,展望未来。

就图绘现实而言,墓地时空体的叙事功能在于,借由斯瓦特一家四口在选择死后葬身之地时产生的巨大分歧,象征性呈现这一家庭,以及整个南非社会的分裂图景。母亲雷切尔的葬礼是让读者窥见分裂的第一个切入口。雷切尔本是犹太人,在和丈夫共同加入加尔文教会很多年之后,临终前选择死后安葬于犹太人的墓地,葬礼由犹太教的拉比而非加尔文教的牧师主持。雷切尔不愿意跟丈夫合葬这件事带给丈夫的冲击大于妻子死亡本身,他多次重复:“我唯一的愿望是她能和我一起长眠于农场上的家庭墓地。”曼尼·斯瓦特希望妻子和自己合葬并非出于对妻子的爱或者依恋,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占有欲:“她属于农场,属于我。”<sup>②</sup>他曾狎妓、赌博,而这也正是妻子选择和他分葬的根本原因。出席葬礼的人群也尽显种族分裂特色。首先,依据当时的种族隔离政

策,服侍雷切尔多年的女仆莎乐美没有资格出席葬礼。其次,葬礼上说英语的人群和说阿非利卡语的人群很自然地分为两个团体,彼此之间存在巨大隔膜。可见,在种族隔离期的南非,肤色、宗教信仰、以及语言都是边界,割裂出难以跨越的屏障!

墓地的挖掘过程在《承诺》叙事中得到详细描述,可让我们从中窥见农场上的种族关系以及生产方式。无论是种族隔离时期母亲的墓地,还是后隔离时期父亲以及姐姐阿斯特里德的墓地,其挖掘工作都是由农场上的黑人雇工完成的。叙事强调了劳动的辛苦:“掘开一个六英尺深、可容纳一个成年人身躯的地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此时的地表已有霜冻!虽然空气寒冷刺骨,但他们喘着粗气,流着汗滴。”<sup>③</sup>这些黑人雇工没有受过什么教育,长期在农场从事体力劳动,不具备其他任何谋生技能。按照后隔离时代的新制度,他们可自由流动,但却已经失去了独立谋生的能力,只能依附于农场之上。莎乐美的儿子卢卡斯的境遇可充分说明这点。他和艾默尔同年出生,但从未离开农场。当艾默尔最后去那幢“隆巴迪家的房子”看望他们时,看到他正在酗酒,“有一种基本是个废人的感觉”<sup>④</sup>。卢卡斯只是千千万万个类似的“废人”中的一员而已!墓地时空体叙事让这些被时代摧残为“废人”的边缘群体从隐形进入在场状态。

作为一部围绕四场葬礼展开的小说,《承诺》给读者提供了一幅以背叛、欺诈、冷漠、割裂为基调的社会空间图绘,但小说中的最后一个墓地时空体,即艾默尔的哥哥安顿的墓地,冷色调中透射着未来之光。与选择繁琐的宗教安葬仪式的父母以及妹妹不同的是,安顿在遗嘱中明确要求,自己死后不许安排任何宗教仪式,将骨灰“撒到农场上任意一处合适的地方”<sup>⑤</sup>。按照哥哥的遗嘱,艾默尔带着骨灰爬到斯瓦特家的大宅屋顶,迎着风将骨灰撒了出去,但艾默尔相信,此时的哥哥才真正是“农场的主人”<sup>⑥</sup>。这句话中蕴含着对斯瓦特

①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小说理论》,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页。

②Galgut, Damon. *The Promis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21, p. 49.

③Galgut, Damon. *The Promis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21, p. 132.

④Galgut, Damon. *The Promis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21, p. 283.

⑤Galgut, Damon. *The Promis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21, p. 254.

⑥Galgut, Damon. *The Promis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21, p. 294.

家族和农场,或者人和大地之关系的深刻反思,且表达了对未来的、理想的人与人,人与大地之关系的想象。世俗来讲,斯瓦特这样的农场主对“农场的主人”身份的理解便是拥有农场的产权与支配权。然而,一旦拥有者化身为骨灰,世俗意义的“拥有”即刻变为虚空,以此来看,艾默尔的这句话所表达的是对南非农场主的传统认知的否定,也是对以肤色为边界,禁止黑人拥有农场产权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暗讽,同时也在强调海德格尔所说的“向死而在”的存在本质。小说叙事多次描述墓地旨在提醒我们以死亡为前提去面对生命。而对死的自觉也是对生的自觉,“向死存在不意味着遁世的决绝,它毋宁意味着无所欺幻地将自身带入行动,带入个别化的本真存在”<sup>①</sup>。艾默尔遵循母亲遗愿,将本该属于自己的家族遗产转赠给莎乐美母子的行为是她对本真存在的理解及诠释。如是而言,墓地叙事讲述的是未来的故事,旨在唤醒读者“向死而在”的生存认知,激活其伦理意识,理解存在的时间性以及人类只是临时寄居于大地这一生存本质。就此而言,《承诺》时空体叙事的根本意义在于揭示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妄性,同时提醒读者,以史为鉴,构建基于主体伦理自觉的未来社会,是后隔离南非社会能够真正

发展为曼德拉当初设想的“彩虹之国”的关键要素。

### 结语

小说时空体概念的根本要旨在于强调小说艺术如何通过空间叙事形式来可视化呈现社会历史现实。后现代小说虽然采取非现实主义甚至反现实主义的叙事形式,但其审美本质依然是透视与反思现实,以质疑历史真实性的方式吊诡地呈现历史真相,认知社会,图绘现实。《承诺》将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前后 32 年的社会历史及现状浓缩于比勒陀利亚郊区的一个农场空间之中,在由此形成的农场时空体中引导读者去反思南非殖民历史,基于历史认知当下的南非社会问题。聚焦于农场上的房屋、汽车和墓地三大隐喻性空间,农场时空体叙事绘制了一幅可供纵深入了解转型期南非的政治生态、资本运行模式、种族与阶层关系以及个体的情感状态和道德自觉的广角图画,但其自反型的后现代主义叙事风格提醒我们,这并非是一帧写真素描,而是一幅认知图绘,其意义的产生需要读者积极介入,形成批判性的阐释与解读,激发其伦理自觉意识,进而可以更好地面向未来。

## The Aesthetic of Cognitive Mapping Couched in the Farm Chronotope of *The Promise*

SHI Ju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Farm in *The Promise*, a postmodernist novel by Damon Galgut, acts as a narrative chronotope through which the aesthetics and historicity of the novel is expressed. The novel tries to condense and visualize 32 years' history of apartheid and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in the space of a farm. Focusing on the metaphorical spaces including houses, cars and cemeteries, the narrative offers us an abstract yet stereoscopic picture through which the reader is compelled to see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South Africa from 1986 to 2018, and thus to know its politics, the operation system of the cross-nation capital, racial and class struggles, and the emotional and ethical responses of the individuals. As a result, the narrative forms an aesthetic of cognitive mapping, which, according to Fredric Jameson, is committed to unwrap the totality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Key words:** Damon Galgut; *The Promise*; farm chronotope; aesthetic of cognitive mapping

(责任校对 葛丽萍)

<sup>①</sup>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97 页。